

坚实的脚步与心灵倾诉

读李子白散文集《心我形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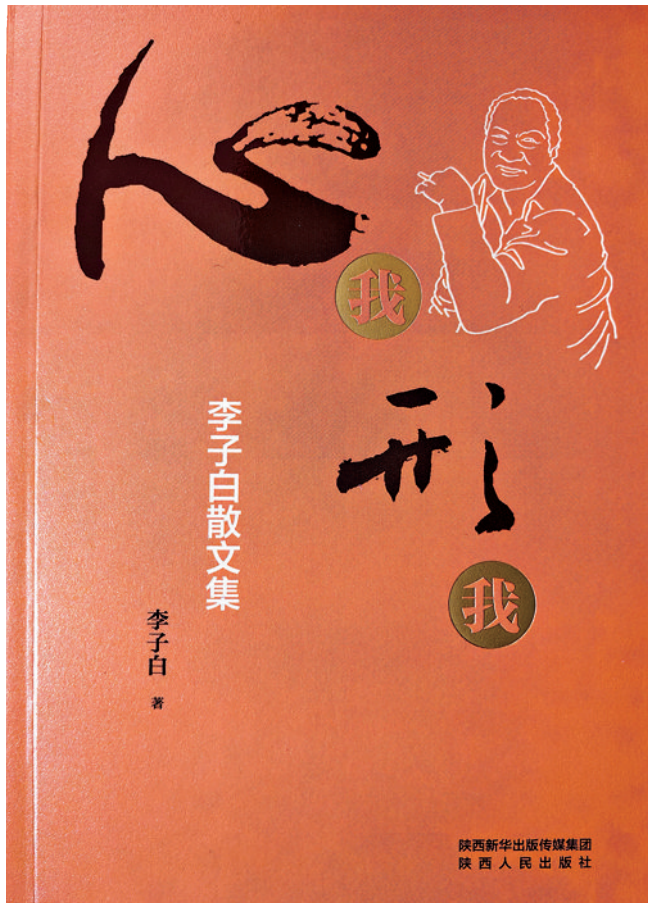
□尹小华

李子白的散文集《心我形我》，全书共87篇，分为“风物·洞见”“视野·云观”“缅怀·思辨”三部分，作品沉浸厚重，有着静心安然的气质，从朴实真挚的文字中，仿佛能够听到作者坚实有力的脚步声与哲学思的心灵倾诉，其以一方地域的文化传播给人精神慰藉，令人感受丰沛，更让人为之钦敬。

李子白当过大学教师，做过二十五年警察，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多年，经历丰富，阅人无数，对“人”的理解也颇具见地：“人，绝对是有心我和形我两个自我存在的。心我是灵魂的精神内里，形我是肉身的物质外观。心我幽闭，形我难掩。”李子白觉得，人只有把心我和形我相结合才是完整的。人不应只把自己成功的一面示人，个中的挫折、低迷也当收入其间，将能代表时境与心形之作入集，旨在与读者进行灵魂的交流。

从散文集《心我形我》中，我们看到了远去的家园，看到了祖辈为了生计艰难跋涉的身影，看到了那些如烟的往事。作者的笔墨所到之处，让人仿佛能够闻到气息，触摸到体温，甚至能听到说笑声，温暖而富有情感的描摹，使故事极具在场感和画面感，好像许多事情正在进行中，且鲜明而生动地晃动在眼前。《祭父》一文记叙了父子送别时的感人场景——李子白在外地上师范学校期间，每次离家，父亲都要到车站相送，直到汽车开动，父亲也不招手，而是抽着烟点头，看着汽车没了影才离去。后来李子白参加了工作，父亲来单位看他，遇到熟人跟李子白打招呼，父亲便加快脚步往前走，好像害怕熟人识出李子白是他儿子，似乎就此会影响了李子白的前程。文章将父亲质朴憨厚的性格及深沉的父爱描绘得入木三分，促使李子白想写一部感人至深的《父亲传》，以告慰天国的父亲。另有，《陈忠实先生逝世五周年琐记》《迟到的挽幛》《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作品，也都是以人物为主线进行叙述，吸引读者跟随人物的命运轨迹展开思考，展示人性光辉和人格魅力。这种以人为峰、细处着笔、高处见事的创作风格，阐述得既细腻又恢宏，见人见事见精神，见血见肉见灵魂，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饱含深情，令人动容。

李子白特别善于学习和积累，即使行走也让他发现，让他感悟，让他收获。李子白渐渐成了时代的记录者，感受自然界的一切，时常让他心潮澎湃。《鸟瞰河山》《龙脊》等作品，都是陶冶情操的佳作，同时也饱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李子白每一次乘机出行，都盼着紧临舷窗的座位，“为的是鸟瞰云天下壮阔的苍茫大地和九霄之上的云海变迁，感受人类思想或触景生情引发的想象领域，



如同最宽最广的空间是梦境，最大最阔的画布是夜幕……心中的污垢多被拂去，使每一次乘机出行都能成为洗心之旅。”李子白登过八达岭和慕田峪长城后，感慨道：“长城史也即中华民族的兴衰史、发展史，中国精神的演变史。有长城的地方，就有中华民族可歌可泣振兴崛起的史诗。”李子白通过游历长城，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和劳动人民耐力与韧性的集合。通过作品《看太阳》，又领悟到“一日三省”的真谛，从而获得了一种积极向上、阳光乐观的健康心态。

写散文与小说都是行家里手的李子白，在文学写作方面造诣深厚，他还擅长书法、绘画和篆刻，并在业内享有盛誉。然而，作为“绥德汉子”的李子白显得很淡然：“我之所以执意和努力，那是因为我尊重自己，尊重生命的来之不易。”李子白在《绥德汉子》中，这样解释“绥德汉子”——说到底，都是些艰苦创业的命，认定了的事情可以以生命为代价去换取成功的“倔”劲。这里的“绥德汉子”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代表着中华民族广大劳动者的光辉群象，他们吃苦耐劳、勤劳勇敢、胸怀坦荡、勇于担当，这种崇高品质和思想境界，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屹立不倒的坚韧精神的缩影。

现实是从历史走过来的，又是对历史的延续，现实和历史不可分割。要想读懂今天，就一定要返回历史的现场，读懂昨天。文学的功用，就是试图将那些过往放回历史的清水里，还原其时间、人物、场景、思想，使其再度绽放。李子白的散文集《心我形我》，故事鲜活，

贴近人心，闪烁情感，彰显人性，文笔有神韵，行文有灵魂，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鲜明的典型性，符合历史和现实原貌，大事不虚，细节不拘，能够激发阅读兴趣，值得静心品读。

每一位文艺工作者都要主动融入社会、融入人民、融入伟大变革的新时代，用力用情讲好中国故事，回答好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写出上接文脉、下接地气，深受人民喜爱的磅礴之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路虽远，行则将至。

散文集《心我形我》，李子白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李子白：本名李锁成。先后在《光明日报》《文艺报》《瞭望》《诗刊》《中国作家》《小说选刊》《作家文摘》《钟山》《星星》等国内报刊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出版有小说散文集《不知是今天》《三十七计》，中短篇小说集《最后一片森林》《切割高原的河》，散文集《心我形我》，诗集《情爱诗章》，书画、篆刻、摄影、诗文作品集《李子白的艺术空间》等七部。小说《三十七计》被改拍为电影。

尹小华：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小说选刊》《长篇小说选刊》等国内报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评论若干，著有中篇小说集《脸是灵魂的肖像》系列篇等。曾获《小说选刊》《今古传奇》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荷花淀文学奖、世界华语微小说奖等多项奖项，有作品入选各种选本、列为中考语文试题和中学语文辅导教材、改编成电视剧本等。

对人性幽微的叩问 从张翎长篇小说《归海》说开去

□周其伦

《北京文学》在2023年的第八期，破天荒地发表了著名作家张翎的长篇小说新作《归海》，首次用一期刊物的20万字篇幅推出了一个关于战争这种极端灾难溢出对人性幽微考量的作品，惟妙惟肖地通过战争中个体创伤的体悟，深切地对历史风云中的色彩斑斓进行追寻与叩问，将宏阔战争中的无比惨烈与人们在身心创伤后的情感溢出有机勾连，真诚而细腻地描摹出人生的壮阔与精神的伟岸，让今天的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回眸战争灾难的表层，而是从一个更为广阔开阔的维度上瞻望到人性长河里的绚丽多姿的旁逸斜出。

现在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华语作家张翎，是一位很有艺术成就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她的作品第一次引起我深度关注的是中篇小说《余震》，仅仅几万字的篇幅，便把唐山地震后人们对灾难的痛彻心扉和亲人间情感拉锯上揉捏表达到了极致，其独出心裁的切入、入木三分的刻画，特别真诚地将大灾之后人们对灾难溢出的认知和心理重建的命题，提到了不可或缺层面，作者很善于对人们情感的体察和对心理活动的梳理，将人性在巨大落差前的变异，在个体感悟上的包容，在不屈不挠上的坚韧，都烘托得熠熠生辉。记得当年由这部小说为基底改编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名震一时，首次让国人逼真地感受到一部文学作品对灾难溢出物象的刻画所带来的深深震撼。

而这次我们所阅读到的长篇小说《归海》，作者更是将她的这种游刃有余发挥到了极致。《归海》几乎没有正面去描写战争本身，但是它却通过袁凤的视角追溯、辐射，将故事的引擎始终建构在她的家人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多个战争的背景图版上，这条故事线一直延伸到2011年。小说的结构非常巧妙，从袁凤在加拿大定居后的基点撑开，以她在母亲85岁高龄去世后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个小药瓶为“梗”，很自然黏贴地将她的外国丈夫乔治、她的继女以及她的那位来自阿富汗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将多个国家、多种人文情感相互勾连，把他们对亲情的扭结，对战争的承受能力，还有在战后心理重建中的各自不同的反映表达得栩栩如生，很自然地让这个故事的游走有了宽阔无比的“国际”通道。

《归海》故事的“核”从袁凤的追溯开始，中国的上海，加拿大的多伦多，袁凤以及外婆、母亲的故乡浙江温州，作者在不经意间，就用一个尘封多年的故事把这几个城市拉扯在一起了。从崛起的中国拉到文化多元的加拿大，从涓涓归海的瓯江到气象万千的安大略湖，“归海”的承上启下和故事的磅礴意蕴便显现无遗。母亲的遗物既让袁凤有了去探寻母亲和外婆这两代女人那秘不示人的内心暗角，也让我们对故事中的几位主人公内心的波动多了一份好奇。作者

很生动鲜活地再现了横亘在她们家族情感世界中长达70余年的战争痛楚，同时还将这种建构在国家命运之上的摧枯拉朽与活生生的具体人物的感同身受交叉拉锯，使得个人的一生一世与国家、民族，特别是波澜壮阔的时代水乳交融，让人们感受到艺术张力的熏陶。

在袁凤的探寻中，外婆不甘命运安排的纠结，母亲和姨妈曾经被日本人掠去“关押”的悲催，父亲王二娃的荣光和不幸，包括“小虎”这个曾经是见证人、落魄后的要挟无奈，都逐渐地“水落石出”，大变革背景下个体命运悲欢离合，让袁凤的寻根问底路径也逐渐地“枝繁叶茂”“摇曳婆娑”。我特别喜欢作者的这种言说本领，她很愿意将这些看似庞杂无绪的线头，徐徐地进行抽丝剥茧，通过不断在事件中中路转峰回，不断在情节上搭建—推倒—重建，慢慢地为读者还原出一个质地丰厚、意向丰沛的故事蓝本。这里有家族间鸡毛蒜皮的纠缠，有战争引发灾难抑或是时代演进裂变中个人的遭际，有人性幽微处最不可轻易示人的小心眼小心思，这林林总总的契合归结到一起，就让《归海》的跌宕有了更加醇厚的韵味。

张翎文字肌理的细密审慎，和她对整个事件的流畅把控，以及对人物情感拿捏的得心应手，既游刃有余又举重若轻，很容易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就徘徊于情节中不能自拔。而今天我特别想说的是，作者很从容地把灾难溢出放置在人性考校的深沉背景处去捋摸，无疑是她艺术匠心的一种游刃有余的自信。我读过她很多的小说，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特别醉心于对一个宏大事件背景后的打量与品咂，很善于在一些司空见惯的情态中找寻到文学作品所要努力地去再现的一种姿态，我个人觉得这才是一个成熟作家，尤其是小说作家不可多得的创作才情，就像她在《归海》中对人性幽微的叩问一样，既是文学张力的必需，也是人文情怀的袒露，而且她这次的发力还更多地介入了浓郁的当下元素，这就更加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了。

我坚持跟读《北京文学》10多年了，该刊发表长篇小说绝对是首次，我个人是特佩服这样铺排的，既彰显了这家刊物最具前瞻意义的开放性色彩，也让我们对其未来充满着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应该为《北京文学》如此的举动点赞。

周其伦：著名作家、评论家，有作品上百万字见诸《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中国艺术报》《北京文学》《广州文艺》《湘江文艺》《黄河文学》《山东文学》《莽原》《湖南文学》等上百家报刊。在《新华书目报》开设了“文坛素描”专栏，在新浪微博上的“刊评”受到广泛关注。出版小说评点专著《安于悦读》获得好评。